

陈 贞 慧

古今四公子 除战国四君以外 多彩多姿 莫如明末四公子。四公子皆复社中人 出则忠义 入则孝悌 人品高洁 又皆爱宾客 广交游 文采风流 冠绝一时。但各人际遇有别 收缘结果 虽皆归于一“隐”字 而哀乐不同。且从年龄最长的陈贞慧谈起。

陈贞慧字定生 江苏宜兴人。四公子中 他的家世最贵 是左都御史陈于庭的儿子。陈于庭字孟谔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 由知县擢取为御史 先后出巡山西、江西、山东。明朝的巡按御史 秩不过七品 而“代天巡方”极具权威。看平剧《三堂会审》的王金龙 约略可以想见。陈于庭巡按各地 裁抑豪强 所至有声。立朝则天启不附魏忠贤 崇祯不附周延儒——周延儒 宜兴的状元 为陈于庭的同乡前辈 崇祯年间两度拜相 入明史《奸臣传》。

陈贞慧早年即入复社。复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畸形组织 由以文会友开始 一变而为把持选政 再变而为操纵朝局。不过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大致而言，复社的组成分子，君子远多于小人 扶正气 辨是非 择善固执的精神足以继承东林。

东林者无近代政党之名，而有其实，与阉党对立。而在天启年间，形成君子与小人的尖锐斗争，结果东林惨遭荼毒，元气大伤。崇祯即位 虽能翻案 而去恶未净。阉党余孽 以各种方式遮掩躲藏 俟机反扑。当北方流寇猖狂 外患日迫 兵荒马乱 民不聊生之时 怀宁阮大铖手编传奇《燕子笺》 付家养的戏班 排演纯熟 在“南都”——金陵大肆活动 多方结纳 希冀以进才起用。据说阮大铖是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的干儿子 所以复社中人丑诋之为“当儿媪子”。

桐坡钱秉箴有一篇专记阮大铖的文章 名为《皖髻事实》 开头有一段：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 招纳游侠 希以进才起用 惟白门流寓诸生 多复社名士 闻而恶之。

其中最恶阮胡子的 就是陈贞慧、冒辟疆 襄 ），吴梅村文集《冒辟疆寿序》云：

往者天下多故 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 才地自静者 相遇于南中 列坛坫、立名氏 阳羨陈定生 归德侯朝宗 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有皖人 故阉党也 流寓南中 通宾客、畜声伎 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棣，欲召其家善讴歌者，歌主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 覩 诸君箕踞而嬉 听其曲，时亦称善 夜将半 酒酣 辄众中大骂曰：

“若当儿媪子 乃欲以词家自贖乎？”引满浮白 拊掌狂笑 达旦不休。

此段记载 十分生动 公子狂态 刻画入神。其事亦见于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所撰《冒辟疆寿序》。又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五 为李香君所作的《李姬传》 亦曾提到这重公案：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魏忠贤论城旦，寓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羨陈贞慧 贵池吴应箕 实其事 持之力。大铖不得已 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

贫 非结客者 公子盍叩之。”侯生之问 将军乃屏人述大钺意。

“王将军”乃是假托 就当时史实考查 其人应为杨文驰 也就是为李香君画‘桃花扇’的杨龙友。就常情而论 阮大钺刻意交欢 欲求和解 则本乎与人为善之旨 陈贞慧等正不妨予以自赎的机会 观其后效。使‘当儿娘子’亦知忠义 岂非快事 乃不仅拒人于千里之外 而务为折辱 口舌徒逞 局量似乎过狭？

此则不然 因为阮髯无悔祸之心 已有确证。冒辟疆同人集《往昔行跋》：

乙亥冬，嘉善魏忠节公次子子一；余姚黄忠端公太冲，以拔贡入南雍，同上下江诸孤，以荫送监者，俱应南京乡试。当日忤当诸公，虽死于逆阍，同朝各有阴仇嫁祸者。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 崇祯改元 子一弱冠 刺血上书者再 痛述公先死于怀宁。怀宁始以城旦 入钦定逆案。时流氛逼上江 安、池诸绅皆流寓南京 怀宁在南京 气焰反炽 子一茕茕就试 传怀宁欲甘心焉。

魏忠节即魏大中，黄忠端即黄尊素，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魏、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阮大钺与魏大中之结怨 起于吏科部给事中出缺。以年资推论 递补名次 阮在第二 魏在第三。阮大钺得魏忠贤之助 排去第一候补者 坐待升官时 吏部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 插手干预 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 将阮逐出吏科 于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长官。阮大钺既恨赵 更恨魏。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 但气度稍狭 以地域为门户 山东、江西两省的京官中 颇多怨家。因而阮大钺得以唆使同恶 指参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左为魏忠贤所切齿 汪的官职是“内阁中书”为东林的智囊 自亦为魏忠贤所欲去而甘心者。阮大钺所以将左、汪拖在里面 目地就是投魏忠贤之所

好 只要左、汪成狱 不怕魏大中不“陪斩”。

汪文言之狱 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 大事化小 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 其他一无株连。不久 杨涟击魏忠贤 弹劾大罪二十四 但以首辅叶向高迟疑瞻顾 不敢放手支持 以致魏忠贤的处境得以“转危为安”而叶向高反不安于位 辞官回闽。

叶向高为东林所倚 为人持正 且多智术 可以笼络融合 借为约束。向高既去 韩爌代之为首辅，手段远不如叶。于是阉党大为得势，东林前辈赵庵星、高攀龙先后被逐。接着又逐杨涟、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

又不久，汪文言之狱复起。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镇抚司许显纯，交下一纸名单 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 许显纯便亲自捉笔 写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 将东林中人 都牵引在内。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 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 被逮下狱 诸毒备尝 惨死狱中。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 狱卒迟数日报“病毙” 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六人中惟一未死于镇抚司者 为顾大章 移刑部狱。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 长子字子敬 名学伊，“号恂欲随行” 大中不许 于是学伊：

微服间行 刺探行居。即抵都 逻卒四布 变姓名匿旅舍 昼伏夜出 称贷以完父赃 赃未竟而大中毙 学伊恂几绝。扶榇归 晨夕号泣 遂病 家人以浆进 辄麾去曰：“诏狱中 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传》）

此即冒辟疆所谓“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子一为魏大中次子 名学廉 刺血上书，“痛述公兄死于怀宁（阮大铖）”理所当然。倾人

之父 而又不许其子申诉“，以茕茕就试”之孤儿 竟欲得而甘 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恶性重大！”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固亦理所当然。

按崇祯二年“定逆案”凡阉党分为七等 阮大铖工于心计 当奔走魏阉之门时 心知其不足久恃 辄私赂门者 取还名刺 因而交往的证据不着 得列为第五等“；论徒三年 论赎为民”。所谓“城旦”乃“旦起治城”即服劳役 为四岁刑 此则概括指其会受徒刑。终崇祯之世 阮大铖废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 无疑地为国家的祸根隐患 因而乃有崇祯十一年戊寅，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

于是而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宣布。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缘起如此：

崇祯戊寅 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 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恟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鸣驺坐舆 偃蹇如故 士大夫缁绁，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 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锁 为南都除此大怒。”两人先后过余 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 虽未尽不肖 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 使一点破 如赘癍粪溷 争思决之为快 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 子方毅然首倡 卧子亟 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于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内容的设计 出于陈贞慧。吴次尾名应箕 安徽贵池人 虽是一名秀才 而“罗九经 二十一史于胸中 洞悉古今 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朱竹垞《静志居诗话》）南明覆后 吴应箕起义兵抗清 被难。顾子方名杲，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卧子指陈子龙，青浦人。前一年方中

进士 其时丁忧居乡 往来南都 见此举而赞叹为“仁者之勇”可以想见此—公揭的分量。

据全谢山在《梨洲先生 黄宗羲 神道碑》中记述 列名 留都防乱公揭“者”，共议以东林子弟 无锡顾端文公为首 天启被难诸家推公按：指黄宗羲 居首 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 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镗实主之。所谓“以次列名”指复社及陈子龙所创办的几社名士 总计一百四十余人 而必推顾杲为首者 实寓深意。

原来阮大铖最初亦是东林中人，《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没遮拦”其后乃堕落为阉党。顾杲有《杨柳枝》—词：“滚滚飞花下夕阳 从前春事—时伤。东堂纵欲重收拾 恼煞沾泥更不香。”即为阮而咏 而以东林创始者后人居首 即表示东林门墙中 不容有此败类 含有“破门”之意。

至于周镗支持此举 尤有可称。周镗字仲驭 崇祯六年进士 官至礼部郎中 所以称之为“仪部”。他的伯父周应秋官至吏部尚书 是阉党有数人物。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 周应秋就是“狗头”——“十狗”之首。周镗深耻有此—长亲 通籍后结林东林 颇励名节 是故力主逐阮 乃理所必然。据陈贞慧记：“阮心揣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 就使者焚之 铖衔之刺骨。”在阮大铖看 以阉党子弟排阉党 乃反噬 乃不孝 刺骨之恨 自无怪其然。数年后 周镗终因此而死。

“留都防乱公揭”全文约一千五百言 大要可区分为四段：

—、逆案乃皇帝所亲定 凡身在案中者 纵能免于伏诛 亦当闭门思过 而竟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时 幸灾乐祸 结党营私如逆党阮大铖者 岂不可骇？

二、历数阮大铖在怀宁、在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污勒索的劣迹 由此而积赃私数十万之多。

三、方今流寇作乱 而以阮大铖的阴险叵测、猖狂无忌 若不早行驱除 则酿祸萧墙 将危及陪都。

四、既读圣人之书，自知讨贼之义，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如果阮大铖有力障天 能逃刑戮 复能杀士 领銜者愿一身当 存此一段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一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颡颡知有逆案二字，争嗷嗷出患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 亦裹足与绝。铖气沮 心愈恨……至己卯 窜身荆溪相君幕友 酒阑歌遏 襟绝纓绝 緇絮语：“贞慧何人 何状 必欲杀某 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 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 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 即复社领袖“西张”中的“西张” 以此因缘 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 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 阮方潜归南京 住在城外 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 庐儿思子 焜耀通衢 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 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 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 得掌大权 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 全力反对 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一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 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 与阮大铖臭味相投 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一出 阮大铖见不得人 所与往还者 只有马士英一个人 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 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 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 非有厚爱于师门 是因为当时朝中 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 认为周延

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饘粥从请

室中 或为府君危之 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一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锦衣也 夜漏三下 以一小赫蹄与镇抚冯可宗 大约谓 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阳；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 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 即有亦极简略 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一“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 而维崧当事人 见闻真切 必不致误 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 甲申八月十一 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 可以想见练国事者 马士英部下 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 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 福王数度召见 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 系因朝士连章交劾 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 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 巡阅江防”。添注“者 额外入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 俗称“操江御史” 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 特用兵部侍郎兼领 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 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 在江边誓师 着素蟒 饰碧玉 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 并无所谓素蟒 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 陈兵江边 连营八百里 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镛。阮大铖为兴大狱 曾有一番布置 只看《弘光实录》 便可想见。八月初一 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 遣役缉

事。八月廿一 周鑑即被捕 九月初九 阮大铖‘见朝’越五日 陈贞慧亦被捕。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 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 事权下移 锦衣卫的“档头”、“番子”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 残民以逞 惨酷黑暗之状 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 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 实践对张溥的承诺 奏罢厂卫缉事 辇毂之下 欢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 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性本周所保荐 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 刺探延儒阴事 悉以上闻 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身。至是 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鑑的被捕 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日而陈贞慧不免 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 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 据陈维崧记 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 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南渡时，定生罹党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脱。侯无德色，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道交如此。

按：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深交，而肯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刘侨 从贼而又脱归 方当大办“顺案”时 自身难保 何以如此热心 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 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 以其为马士英部将 贿刘侨者 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 而此狱固非马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 其时位居次辅 如果与陈有旧而愿相救 大可代向马士英乞情 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南明覆没 王铎与钱牧斋领衔迎降 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句“选

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色，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子，殉父的魏学伊，有一首《猛虎行》，别具见地，颇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蹶，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灭影苦无术。虎头置短枕，虎皮罩尘埃；猛虎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党则虎尻之虱，扑虱惊虎，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伊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深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鼇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阳羨陈定生》一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溪山鼇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性情。茶有一经真处士，橘无于绢旧清卿。知交东冶传钩党，子弟南皮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宋中‘典出杜诗指河南商邱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就是与朱竹垞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

骈文与词赋声名于当代，与秀水朱彝尊名相当，合刻“朱陈村词”其年自刻“湖海楼词”。自有词人以来作品之富未有过于其笔者。虽不及竹垞之开浙派，而影响词坛亦巨。其弟宗石序其词集云：“值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逸，谢郎捉鼻，尘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谢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欢，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其后号称学苏、辛者，固莫不以迦陵为宗。其末流虽不免粗犷叫嚣之失，要其沉雄豪迈，固一时之杰也。朱疆村题其年词集云：“迦陵韵哀乐过人多。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不管秀师诃。”

所谓“紫云歌”词意双关。《太真外传》：“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音之。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疆村以为“清扬恰称紫云歌”是赞其词有“仙府之音”。又“朱陈村词”曾传入禁中，所以用玄宗梦中受曲的典故，更为贴切。殊不知紫云亦有本事，钮锈《柝剩》记：

陈其年未遇时，游广陵，冒巢民延致梅花别墅。有童紫云者，儂丽善歌，执役书堂，陈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

适榭梅盛开，陈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陈营救无策，意极

彷徨 计惟得冒母片言 方解此厄。

时已暮 乃赶赴老宅前 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 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 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

顷之 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 巢民遵奉母命 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陈大喜 摄衣而回 篝灯濡墨 苦吟达曙 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 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

按紫云姓徐 非寻常歌童。其师名陈九 其年为赋《满江红》相赠，起首数句为：“铁笛钿箏 还记得白头陈九 曾消受妓堂丝竹 球场花酒。籍福无双丞相客 善才第一琵琶手。”拟陈九为汉初田、窦家的门客籍福 则其人当为柳敬亭的流亚 而必久客“田皇亲”家。陈九的来历不凡 其徒可知。当陈其年做客冒氏水绘园时 主人爱才 兼重故人 相待极厚 特以紫云相待 计六年之久。《抵剩》又记：

其后紫云配妇 合卺有期矣 陈惘然如失 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茶蘼酿 喜今朝钗光钿影 灯前荡漾。隔着屏风喧笑语 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擅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颺。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 拥桃笙难得纱窗亮 休为我 再惆怅。”

此词当时竞传人口 为从来《贺新郎》中独一无二之作。上半阕写新妇偷相夫婿 雌雄不辨 只好量鞋以为印证 体会极细 不类其年湖海豪气的词风。

下半阕的警句 自是“了尔一身花烛事 宛转妇随夫唱 努力做藁砧模样”。此词之微妙 在非以平等地位写同性恋 而在略有“遣嫁”训勉

之念 字里行间又隐隐拈酸怨怒。写尽变童 亦写尽同性恋之失恋。疆村谓之“哀乐过人多”真为精确之论。

云郎“遣嫁”陈其年旋即北上。此行是受举荐 应“博学鸿词”之试。其时三藩之乱 渐次平定 康熙为示偃武修文 亦以收拾人心 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廿六日下诏开“博学鸿词”命在京三品以上 外省督抚布按等官员 各举贤才 亲试录用。在考试中 此一科目称为“制科”。自唐朝以后 成为罕逢的盛典。朱竹垞、陈其年都被保荐 由地方官护送进京 于第二年三月初一应试于大内弘仁阁下。先赐宴 后给卷。试赋一诗 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应试者五十九人 取五十 一等二十名 二等三十名。朱、陈俱取在二等 授职翰林院检讨 此即是清朝科举中有名的“己未词科”。

当陈其年于康熙十七年春天到京后，有个方外旧交——广东长寿寺的主持大汕 替他画一幅填词图。其年仪容魁伟 修髯为戟 真如吴梅村赠诗所谓“长头大鼻陈惊座”。旁有女郎持箫随侍 图作按谱寻声之状。一时名家题咏 盛推词宗 而知其生平 莫如竹垞 为赋《摸鱼儿》一首 款作“摸鱼儿 题请其年长兄正 弟彝尊”：

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风烟一壑家阳羨，最好竹山乡里。携砚几，坐罨画溪阴，袅袅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竹尹烹泉 银箏侑酒 此外总闲事。空中语 空中想出姝丽 图来菱角双髻 乐章琴趣三千调 作者古今能几 团扇底 也直得 樽前记曲呼娘子。旗亭药市 听江北江南 歌尘到处 柳下井华水。

词中宛转讽劝 珍惜词名 不如归隐。朱竹垞本以布衣负重名 姓字达于楚中。但此时同赴征车时，亦不免有功名二字横亘胸中。邓之诚《清诗记事初编》谓竹垞“论者惜其轻于一出 终伤锻羽 然观所作吊李陵文 早已决心自献矣！”果然 则讽劝陈其年于试后归隐 岂非违心

之论。

其时同试者有杭州吴农祥 题《沁园春》三首 其第三首 即记紫云。

吴农祥的词 未有小跋：“陈髯旧有小史 惊艳一时 又作沁园春以恼之。”此“小史”自是紫云。词并不佳 但有本事在内 不妨一读：

柳底吹笙 尘尾乌丝 争侍宾筵 见题诗欲倦 徐留帐下。宿醒微解，恒立床前，掷果丰姿，馀桃憨态，任打金铺拥被眠。即君誓，定今生与汝，不罢相怜。

只今追忆踟蹰好，初日容仪比少年。记笑颜抬眼，花难解语。歌喉按指，珠亦羞圆。金乌初开，璧人何在？翡翠帘寒易惘然，秋怀苦 似长河不息 膏火同煎。

“填词图”中 后辈题识 多道“云郎” 蒋荇生为题北曲一套 其中有句：“中间吴市学吹箫 拥着个小云郎 天涯流落不多时 燕子归巢。”吴市吹箫之语 为其年同时人所不便提 于此可知 当时人用“歌板旗亭”“歌尘到处”等字样 以及拟之为柳屯田 皆有微意。原来其年其时 家已中落 晚年不免以新词干谒豪贵 冀得馈赠 如后来乾嘉时游士食客之惯技 是亦可悲之至。

图中又有孙枝蔚《过秦楼》一词 最堪玩味。孙枝蔚字敬人 陕西三原人。少遭李闯之乱 与同里少年奋起击贼 几度不死。入清后在扬州经商 又几度富而复贫 贫而复富。中年方折节读书 与王渔洋以诗定交 竟成莫逆。此时被荐入都 自道既老且病 不愿应试 礼部不许。试后落第 康熙为示笼络 特旨应试不取而年迈者 给予内阁中书衔 回籍。孙枝蔚不愿受官 自道过老 四十岁时 须眉便已全白。官又不许，将受一空衔而归。此人是奇士，亦是高士。诗文不事摹拟，真气流行，而微嫌粗率。赠陈一词，开口便知是辛稼轩的路数：

使尔填词，何人草檄？此最不平之事。须长似戟，手快如风，故作麻姑狡狴，也觉流宕无聊。且对蛾眉，消人愁思，况方回近日断肠 是儿能记。

这是上半阕 老气横秋 俨然前辈口吻。其实 孙枝蔚比陈其年还小六岁 这时不过四十八而已。

赠陈之词，所以作老气横秋之状，乃因孙枝蔚自居为其年直谅之友 有所褒贬规箴 则语气不得不然。“使尔填词 何人草檄 此最不平之事”三句 极道其年捷才 草檄须快手，下笔千言 倚马可待 方为合格。填词则引商刻角 逐字推敲 尽不妨下水磨功夫。以至捷之才作不必急之文字。而至急之文反不得至捷之才执笔 是为两失 所以说：“此最不平之事。”

“须长似戟 手快如风 故作麻姑狡狴 也觉流宕无聊”四句 直道其词 虽快不好。“麻姑狡狴”典出《神仙传》：“麻姑索少许米 掷之堕地，皆成真珠。方平曰：‘吾老矣 不喜复作此狡猾变化。’”这就是说 其年自恃快手 有意贪多。看似真珠 其实“少许米”而已。“流宕”与流荡同意 谓其年频年游食 当筵填词 人惊捷才。其实丽句清词 言之无物 自己也觉得无聊。“须长似戟”并非为“手快如风”觅一形容仪态的对句 乃指其年已逾五十 应以王方平为鉴 已老不必再作此狡猾变化。以下“且对”四句 承无聊而来 写图中女郎 兼写其年侘傺的心情。“是儿能记”下自注：“宋贤诗：‘能道江南断肠句 只今惟有贺方回’。”其年词风 近乎苏辛 此为公论。而孙枝蔚独拟之为贺鬼头 可谓别具双眼。

下片专叙陈其年应征来赴博学鸿词之试。其时孙枝蔚虽亦同在被征之列 却似乎有把握可称病不与试 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从此宫禁闻名，新成乐府，便付神仙行缀。红云捧处，紫袖垂时，召赋蓬莱祥瑞；天上闻歌归来，旧日秦娥，巧相嘲戏：道先生

遇似青莲 妾与屯田无异(自注 柳耆卿进《醉蓬莱》词 仁宗读至“太液波翻”二字 愤然掷之地。)

词只十一句 却从应试一直写到被黜还乡。其时尚未召试 故知此十一句皆为想像中的情况。不预贺其年春风得意 扶摇直上 而预料其将如柳永之见恶于宋仁宗。自来赠人之作 无此写法 可知必有深意在 内 试为释之。

过片三句 谓其年应词科 必获高第。“行缀”即“缀行” 此二字不可忽!《唐抚言》：“唐太宗私幸端门 见进士缀行而出 喜曰：‘天下英雄 入吾彀中矣!’”意谓康熙特举词科，意在牢笼士林。而规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陈其年 勿受牢笼。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 以为警惕。

柳永与宋仁宗的故事，据宋人笔记所载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 好为淫冶讴歌之曲 传播四方 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 后改名永 方得磨勘转官。”(《能改斋漫录》)

“永为屯田员外郎 会太史奏 老人星现。时秋霁 宴禁中 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进(指《醉蓬莱》词)上见首有‘渐’字 色若不惮。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 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 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黄花庵》)

按 真宗崩时 仁宗方在冲龄 何得有“御制挽词” 果有其事 柳永不当存稿 至少亦应删改。今《乐章集》所收《醉蓬莱》一词 系题：“废老人呈现” 依然是“渐”字领起 依然是“此际宸游 凤辇何处?”及“太液波